

柔情系列

危险恋情

晓翎 著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柔情系列

危险恋情

晓
翎
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柔情系列

危險恋情

晓 翎 著

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)

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:9 字数:180 千

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3000 册

ISBN7-204-03269-1/A·583

定价:11.80 元

第一章

和往常一样，曼妮一身冷汗地在午夜醒来。也和往常一样，一醒来，她那双盛满惊恐的眸子立刻望向梳妆台。

在梳妆台上有盏绽着温暖光辉的艺术灯，将一室照得亮亮的。

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然后借长长的口气平稳心律。

已经三年了，而梦依然纠缠着她。

倏地，她推被而起，快步走进浴室。

浴室内也是一片光明，光烁烁的浴室，完全敞露出那张镜中的脸孔，肤色有多惨白，那头平常是整齐，生气盎然的金棕色秀发，此刻颓然，狼狈，湿漉漉地挂在她的头，那双过于明亮，巨大的绿眸，一瞬也不瞬地瞪着镜中人。

圆圆大大的眼睛，秀秀气气的眉，娇娇弱弱的鼻，楚楚动人的丰唇，尖尖的下巴，镜中人没有什么不对

+++++ ♥ 柔情系列 ♥ +++++

危险恋情

劲，只不过她原以为她看到的，会是个有长长金发，深蓝色眼珠，脸孔是帅气的，笑容是可掬的女子。

“不。”她捏紧洗脸柜，脸举到镜前。

抓过一条毛巾，濡湿，洗了把脸后，回到卧室，重新躺回床上。

也和往常一样，她一直到东方将白才得以闭眼。

那天早上，曼妮经平时早了一个钟头到店里，时值月底，她得将帐册整理出来好交给会计师

家分店。

注视着帐簿上的一排排数字，不知怎地，她全无平时的兴奋，相反的，她的心神愈来愈不集中，握笔的手无意识地在一张备忘纸上点点划划，等她的眼终于凝集，终于看见素白的纸面上虽不漂亮但十分性感的男性脸孔，她错愕很圆睁着眼。

曼妮一把抓起那张纸，另一手打开抽屉，取出火柴盒，不片刻，那张纸成了灰。

然而，曼妮的心并没有因而得到平静。当丹丝——曼妮的助理来到，她依然一动不动。

“看来又要忙得不知今夕是何夕了。”曼妮的口吻是嘲弄的，她今天穿了一袭令人联想到热带岛的艳红洋装，而那头乌溜溜的长发，则挽成了一个拐杖髻扣在脑后，她斜倚着门，那副姿态充满了撩人的风姿。“我在

+++++ ♥ 柔情系列 ♥ +++++



外面碰以艾特，‘莱雅’的货寄到了，我看拆包我来，店就交给你看好了。”

曼妮往椅上一靠，挑高了一眉，“你确定我是老板，你是雇员？”

“当然，每次有人说找老板，我不都告诉他们你才是？”

曼妮翻翻眼球，“每次一有我不想见的人，你的确就指着告诉我，我才是当家作主的人。”

丹丝风情万情的离开门柜，走进曼妮的办公室，一面自她大大的皮包里取出一叠东西往曼妮的桌子一放。

曼妮拿过那叠印刷精美的简介，“这是什么意思？是请示你今年可不可以提早休假吗？”

丹丝夸张地呻吟，“你这人真会想，那是我特地要来给你的。”

曼妮轻轻摇了摇头，“我不需要休假，丹丝，再说，有太多的事要做。”

这次翻白眼的人换成了丹丝，“你是老板，作老板的人有权想什么时候休息就休息，爱什么时候体个假就大可以什么时候休假。再说，你什么时候真正休过假呢？你要是能记得起你最后一次度假——不是那种周末加周日的两天假期，而是那种真正的长假的假期——是在什么时候，我的名字就倒过来写。”

喔，她记得。非但记得一清二楚，连时间，地点，

人，景物都历历如数，她可以轻易描绘出那个度假中心，尤其是那幢十二号木屋。

然而那些记忆是不容许的，因为它们并不属于陈曼妮所有。

“曼妮？你还好吧？”丹丝盯着她。

曼妮强笑，“好，怎么不好？我七早八早来，无非是想把这个月的帐整理出来，好交给会计师，免得到了最后一天弄得焦头烂额。结果，没有一本帐弄好。”

丹丝将她曲线玲珑的香臀往桌上一放，“帐目来是你最大的头痛，说真的，曼妮，听我一次，去度个假，好好休息一下，松弛一下，你根本把你所有醒着的时间全花在这间店，你说好了，这半年里你约会的次数有没有超过两次？没有吧。”

“那哪算约会，根本是出丑。”曼妮奋力一笑，试图让谈话有所说笑的味道。“两次都是一见钟情，一个呢，吃过饭后回到家后便决定不再约我，因为他妈妈认为我开的店不体面，而另一个呢，算了，不说也罢，我呀，天生的没男人缘。”然而她知道若换作是而莉亚便可把那两个男了治得服服贴贴的，不致出状况。

“要是你肯跟着我出去走一走，只要见习几次，包管你就能获得个中诀窍。妹子，只要你肯跨出这一步，你就会发现世界上可爱的男人多的是，多到简直可以随便抓。”

+++++ ♥ 柔情系列 ♥ +++++



那会是天方夜谭，但曼妮没有说出口，从丹丝的表上看，曼妮看得出她这个朋友心意已决——若不能将弄去度个假，至少敢要替她找个男朋友。

两者相权，曼妮宁可取前者。

一串悦耳的音乐响起，是那个老式壁钟在作钟点报时。

丹丝瞄了壁钟一眼，跃下桌子，“该开店营业了，把那些简介看一看，决定一下要去什么地方。”

曼妮象在展牌的将那叠简介在手中展成一个扁形，“你不怕我会挑个男生止步的地方？”

“门儿都没有，那些全是我精挑细选出来的旅游胜地，而那些地方都是男人趋之若鹜的地方。”丹丝挤眉弄眼的说。

“你还是去开店门吧。”

“一挑好地方就告诉我。”

“我要拆莱雅寄来的空运。”

丹丝的脸颊顿时冷了下来。

曼妮比谁都清楚她这个助理有多爱当“首拆”——除了能先睹为快外，保要有喜欢的，她便留下，曼妮的这个助理可是“淘气与端庄”首屈一指的好顾客。

“走吧。”曼妮忍着说。

“这个时候的加勒比海美极了，澳洲也是。”丹丝一面朝外走，一面下这么一句，“听说南海岸男多女少，

+++++ ♥ 柔情系列 ♥ +++++

唔，也许是该效法那句广告名言，‘简介给你，某某某我去就可以了。’”

曼妮微哂，她倾耳倾听丹丝拉开门，微微震动门上方的铃响，铜铃发出悦耳的响，接着句收音机被打开所发机的铃声。

“我们今天的零钱不够哦。”丹丝扬声道。

“今天我会到银行。我会顺便兑便一些的。”曼妮合上帐本回答，看来这些个帐只能又带回家做了。

拿起那叠简介，她随意地看了一眼，然后从第四册停了下来，其余的落回桌上。

天堂岛。

雷德对那个赞口不绝，说那儿是天地间最美的地方。她跟他在那里过了天堂般的两星期。

简介道尽了它所有的美——月牙白的银色沙滩，骑马，潜水，打网球，搭直升飞机游览墨西哥城。

那个情侣的殿堂，她再清楚不过。

曼妮认真地研读简介的说明文字，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些图片，很快地，她下了个决定。

所谓以毒攻毒，有什么地方比重回旧地更能将雷德自她心中拔除？

莫雷德，布莉亚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他是布莉亚的良师，打从布莉亚第一眼看到他，她便深深为他着迷，有整整四年，他们是对默契十足的搭档，除此之外，再

+++++ ♥ 柔情系列 ♥ +++++



无别的东西存在——至少在那段时间里如此，然后，有一天它变了，那是在布达佩斯的一间小咖啡屋，那一晚他们喝了点酒，天南地北聊了很多很多，当他们回到饭店，他们只用了一个房间，一张床……

曼妮微微甩了甩头，她决定了，在去银行的途中，她会顺道去旅行社。

华府没事干嘛这么见鬼的热？雷德一面打开他那间勉强为家的小套房公寓房门，一面咕哝着。

一进得门内，他仍下帆布旅行袋，立即打开冷气，并把风量调到最强，接着才拾回旅行袋，走入卧室，那里面比外面又闷热得金，而且有着霉味，他难怪会有霉味了，毕竟这儿有六个月不曾使用过。

他该打电话给鲁卡，但他不准备打，他还没准备好跟鲁卡说话。

脱光了衣服，他走入浴室，打开水龙头，水立刻自蓬头流出，在跟欧洲那些不稳定的水流斗了那么多个月后，他不禁要顶额膜拜自蓬头流下来的稳定凉水。

十五分钟后，他觉得清凉了许多，也觉得应付得了作简报时所会面临的质询。简报完，他将提请告假，从镜子里，他可以看见自己充满血丝和黑圈的眼睛，那是两星期没好好睡过半次觉的附带产品。

一面擦着头发，他一面回到卧室，好多了，凉爽多

了，感谢冷气机这项发明。

拉开行李袋的拉链，他取出脏衣服，一面思考去什么地方度假。

夏威夷。

唔，不好，去那里，他只会找几个老朋友打打屁，再不就是上酒吧，末了他会连海滩都没去便回来。

当他打开一个抽屉，准备拿双干净的袜子，一张照片进入他的视界，他的身子一僵，好一会儿之后，他才拿起那张照片。

照片上的女子穿了一袭艳色的比基尼，背景是墨西哥的一片沙滩，女郎的立姿是性感的，眼神是俏皮的，唇边的浅笑则是诱惑的。

深沉的痛楚攫住了雷德的五脏六腑。即使已经过了三年，看到莉亚的形影，乃至只是想到她，他还是无法不哀痛。

去墨西哥，跟鲁卡通过话后，就打电话去订购机票，他们不会不准假，毕竟他对情报局已够鞠躬尽瘁了，他们也该对他有所回报。

很仔细地谨慎地，就好象那张照片是某种易碎品似的，他将它放回抽屉里。

从沙罗特到亚特兰大，再墨西哥市，然后乘观光巴士以度假村，曼妮这一路一直是浑浑噩噩。

+++++ ♥ 柔情系列 ♥ +++++



她机械化地对帮她提行李的服务生笑了笑，然后跟在他的后面走到柜台，在填了些表格后，她取出美国运通卡交给柜台的男职员。

当那名职员告诉她十二号木屋已整理好，可以给她这位美丽的小姐，她脸上的塑胶笑容并没有垮掉。那名男职员说完了并祝她在此玩得愉快，但将钥匙递给服务生，随即转给另一名观光客。

曼妮环视大厅，亮丽的蓝与绿，阿兹特克的图案，她非常确定前次她来时，这儿是以桔色和金色为主色。

来到面几大海的木屋时，曼妮让服务生走在她的前面，当她举步踏入室内，她可以感觉到她的心神在抽紧，藤制的家具，配着蓝色的陈兹特克图案垫子，特大号的床……

“谢谢。”她打赏小费，目送服务生走出门，然后拉开窗帘，打开窗户。

至少，海风是熟悉的。

转过身，曼妮再次面对室内的景物。没有一件是一样的，床以前是面朝窗子，而那贯彻执行长沙发被现在的这张床占去了位置，一股无名火顿时熊熊自胸腔燃起，烧得她几乎放声尖叫，所幸她及时制止住自己。

你忘啦？你不是想跟过去作个了断吗？不是想把过去斩断吗？要是旧物太多，难免你老是触景生情，这样的一个包袱，大可不必。

只是，有些积习终究难改。就和布莉亚每次进入旅馆的房间一样，曼妮的眼扫视着室内，寻找着任何的异状，她检查所有的器物，包括灯罩的里外，灯底座。她太了解鲁卡，要是他没派人盯她，她才会大大的惊讶呢。她不干那一行，并不表示这一生便可以过平凡的老百姓的生活。

检查完毕，曼妮打开行李，她决定在房内用晚餐，吃完便上床睡觉，她很讶异自己在然如此疲惫，因为布莉亚从没有时差或是机船交通上的疲累，摇了摇头，曼妮拿着衣服走进浴室。

“你们的人明明告诉我十二号木屋是空的。”雷德低沉的语气带着浓浓的威胁，他累得随时可以倒下：他一班接着一班，连赶了三班飞机才抵达墨西哥市。出了机场却发现最后一入观光巴士已经开走，而直升机晚间不飞行，连出租汽车也没剩下半部可以供他使用，好不容易终于“逮”到一辆愿意让他上车的计程车，那个司机却是个神风特攻队。

这些仿佛还不够，到了这里，他原以为有张舒服的床只等着他去躺，柜台却告诉他，他预订的那间房已有人住了。

“真是万分抱歉，稍早和您接洽的那个职员是新来的，他在接到您的电话时，疏忽了查预约单。”柜台这



位男职员不适雷德的目光，连说话也显得软弱无力。

雷德叹了一口气，反正今天运气是别想能否极泰来了，“那，哪一间是空的？”

“十号木屋，先生。”

五分钟后，雷德自十号木屋的窗口眺望十二号木屋的方几。他很累，很困，累得可以倒下阵亡，但他的脑子却无法不运作，无法不纳闷为何他先前打电话来时他们明明告诉他十二号是空的，等他抵达却说它已经被预约走了。

疑心并不需要太多精神，当疑心成了一种习惯，成了一种工作上必备的条件，它便不需要多少心神。因为一名受过精良训练的幹员，尤其是只老鸟，是永远不会放松他的警戒。任何状况都不会。

确定屋内的一切实属正常之后，雷德这才放松下来，他甩了头，搓了搓他满是胡子的下巴，十二号房被人占走，他很不高兴，但除了不高兴外，他只能莫可奈何，况且，被占走说不定是件好事，要是住那幢充满了回忆的木屋，说不定只会令他更加难以把莉亚自他的灵魂深处释走。

打开行李袋，他伸手入内，这一边拨，那一边一推，随即露出两瓶躺在内衣裤和牛仔裤之间的 JACK-DANIEL'S。拿出其中一瓶，打开瓶盖，将瓶口举到唇边，浓烈的酒液流过他的喉咙，直达他空荡荡的胃，

+++++♥柔情系列♥+++++

危险恋情

他并没有等他的喉咙或是肚子适应，他一口接一口听咽，一口接一口的吞。

半小时后，那瓶酒已见底，“你混帐，莉亚。”他吼，声音含糊不清，“你为什么要死？为什么要离我而去？”

即使事隔多年，他依然记得当初鲁卡告诉他莉亚去世时他所受到的震撼，鲁卡甚至不让他看到莉亚最后一面，如果当初他有见到她的尸体，说不定就不会如此难以相信她真的香消玉殒，雷千深深觉得如果当初鲁卡有让他见她，他便能说服得了自己莉亚确确实实是辞世了。

三年多前，他跟莉亚高高兴兴来到这里度假，过了段美死神仙的日子，就是在其中的一天，他几她求婚，而她也兴高采烈的答应，没想到十天后，他们派她到中东出任务，而那趟任务，竟成了她死亡任务。

雷德呻吟了一声，倒在床上，他的五脏六腑，他的脑袋瓜子被浓烈的酒液侵占，不过他的和和继续伸儿另一瓶酒，只不过手还没有碰到那瓶酒，人已昏睡了过去。

晨曦才刚刚爬上海平面，曼妮已睁开双眼，她跳下床，热切地望几窗户外。

一穿好薄荷绿连身裤装，便迫不及待地往外冲，海



滩上空无一人，很明显，整个度假村的人，除了她这份外早起的鸟儿外，高卧未起。

曼妮沿着湿湿的沙地跑着，之后又往水里冲，直到及膝处才停下来，但她并没有定定站在那里，就象头忙碌的梅花鹿一样，她又是跳又是叫又是嚷，没片刻的安宁。

“好美好美的天，好美好美的海，嗨呼，你们大家，我回来了。”

雷德呻吟，然后翻身坐，双手抱着头，唯恐它会受不了抽疼而掉离颈子。面试着动了动满苦味的舌头。他的嘴巴塞满了臭沙般，那种感觉既恶心又不舒服。

好不容易他终于集聚足够的气力离开了床，慢慢摸进浴室，人了一洗脸槽的水，他设法将脸埋了进去，之后，他又设法回到卧室。

紧接着，他的耳朵听到一个女人的欢叫声，那声音害得他的头差一点就掉离脖子，雷德瑟缩了一下，低声诅咒，一面走到窗口，百后他充满血丝的眼，看见了它们作梦敢没想到会见的事物。

有那么一刻，雷德相信他看到莉亚，看到的莉亚在做她以前曾做过的仪式——高举双手，几天地膜拜。由于隔了段时间不短的距离，他无法看清那女子的面貌，也因此他很容易便陷入了迷思，相信他是跟莉亚

危险恋情

危险恋情

危险恋情

一起重游旧地。

恍惚中，他朦胧地意识到他未着寸缕——在夜里，他显然迷迷糊糊之间自己脱去了衣裳，匆匆抓了件牛仔褲穿上，那实在不是件容易的工程，因为他的头，他全身的细都在做着严重的抗议，可是他又必须出去，而且很快。

然而，他终究还是迟了一步，等他来到外面，不但沙滩上的女郎不见了踪影，连足迹也被波浪洗去。

雷德团团转，四面八方的搜视，心里既急又气，难道是他看错眼？还是宿醉的幻影？

拖着脚步，他慢慢地往回走，去洗个澡，换件干净的衣服吧：雷德心想。或许租条船去海钓一番，能使他的脑子不再沉湎于虚无缥缈的梦幻。

纽约。

码头的一间酒馆，在这里，没有谁会去注意别人，或是质疑怎会有人还那么一个僻静的角医学聚在一起。

“据说她现在人在南部的某一州。”先开口的这个男人，喉音很重，语气粗鲁。

注视他的那个男子，眼神冷酷。“你确实她活着？这么关于她的消息，说不定只是散布来诱捕我们的陷阱。”

“有文件，而且是极机密级的文件，那上面提到一

+++++ ♥ 柔情系列 ♥ +++++